

姜学武◎著

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
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
原上草

Yuan Shang Cao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姜学武◎著

原上草

Yuan Shang Cao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上草 / 姜学武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
2012.7

ISBN 978-7-227-05236-4

I. ①原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5900 号

原上草

姜学武 著

责任编辑 贺飞雁
装帧设计 张 梅
责任印制 丁 佳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 6.25 字 数 150 千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12248 印 数 3000 册
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5236-4/I · 1334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- 刘有娃 /1
- 三姐妹 /4
- 马家的兴衰 /6
- 抢婚 /11
- 逃婚 /14
- 私奔 /19
- 姜其德 /25
- 镇川落脚 /29
- 结识刘有娃 /36
- 结识上层人物 /39
- 高大脑的烦恼 /43
- 认识软软妈 /47
- 初会高大脑 /52
- 马鬼蛋温馨的家 /58
- 苦命的马鬼蛋 /61
- 三姐妹重逢 /67
- 看望舅舅 /90



- 过新年喜得贵子 /93
- 马鬼蛋回来了 /102
- 一场空喜 /121
- 发财梦 /123
- 解放镇川 /127
- 土改 /131
- 胡宗南占领镇川 /134
- 奶娃回家 /137
- 三庆辍学 /139
- 提亲 /141
- 新中国成立后三姐妹重逢 /146
- 天芳第一次出门 /153
- 天芳为婆婆送终 /158
- 姜师傅病了 /162
-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/165
- 德庆看望母弟 /173
-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母亲 /177
- 三姐妹又一次重逢 /179
- 母亲的最后决断 /185
- 海峡两岸搭金桥 /189
- 特殊的葬礼 /1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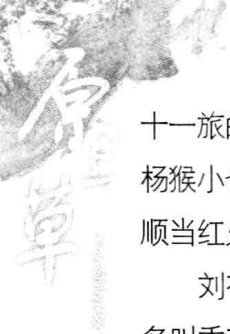
刘有娃

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陕北小镇——镇川，人称小香港。镇川人口稠密，土地肥沃，商业发达，是商家云集的地方。刘有娃就是一个大商业家，看看他的院落就知道一二了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商业家的院落。临街 5 间砖窑洞是门市部，中间一间是留作大门用的，两旁各两间（一面是布匹绸缎店，一面是百货店）。门市房后面带有一个小院，小院内有 5 间正窑，两边有 8 间厢房。这些厢房是专供商店掌柜的和伙计相公娃娃们住宿用的。后面还有一个小门，是通向中院的。中院厢房是长工们住宿的地方和牲畜棚，再过一个月亮圆门，这才是东家家眷们住的地方。这个院子，当然是最漂亮的，正窑还有穿廊，有 6 根大红露明柱子，穿廊里还有一块金字匾，上书“诚信”二字。

刘有娃，小名叫有娃。多少年来，人们就叫他刘有娃，甚至好多人把他的大名都忘了，当然有的人就根本不知道他还有大名。刘有娃长的高大魁梧，白净的大脸盘上常带着一副茶色高级石头眼镜，经常穿着长袍马褂，玳瑁眼镜盒经常在腰间挂着，走起路来摆来摆去，更显出了有钱人的傲慢神气。

刘有娃，人很机灵，生意行里有两手。他上结官府，下联豪门，黑道上又是驾轻就熟，所以做起生意来就容易多了。他经常来往于宁夏做鸦片生意。在宁夏有马鸿逵的部下护送，在定边有



十一旅的连长朱继昌护送，在榆林有张之芹团长护送，就连土匪杨猴小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。因此，一路上畅通无阻，生意做的顺当红火，成为当时镇川一家显赫有名的大富户。

刘有娃年过 40，虽有万贯家产，可惜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，名叫秀芳，被视为掌上明珠。她是镇川完小五年级学生，经常穿白上衣、黑色百褶裙，系攀带鞋。黑油油的短发，齐整的刘海下面一对大花眼睛，洁白光泽的脸上自然向上翘起的嘴角，永远展示着笑意，人见人爱。秀芳已经是 17 岁的大姑娘了，因而上门求亲的人接连不断，但一个个都被女儿拒绝了。刘有娃感到世事变了，他暗自气恼着，女儿的婚事，他自己竟做不了主了。女儿上了洋学堂，常和男学生们一块儿混，成何体统。“咳！”刘有娃常自责：“都是我把女儿惯坏的，当初不应该让她上洋学堂就好了。”

刘有娃想起了他的妻哥：人家教育子女有方，三个儿子都在本本分分地做生意；一个女儿，没让念书，现在针线好，人品也好。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见人不多说一句。这就是天芳。

刘有娃想起了他的挑旦申老大：申老大也和我一样，只怕连我也不如。他把个女子娇生惯养的上天了，要念书就念书，想出门就出门。不分男女，跟王六的儿子王国正常来往，还说什么共产党好。听说共产共妻，还好什么，真是怪事。

刘有娃又想起可恶的张团长：张团长是坐镇镇川地方的土皇帝，榆林井岳秀的亲信。他也讲革命，解放妇女，还动员我，让我的女儿上洋学堂。张团长还给人做榜样，带头让他的女儿、媳妇上洋学堂，还说他的两个丫鬟也念书了，真有那么美的事？八成已成小老婆了，才让念书的。听说井岳秀就有七八个老婆，其中也有洋学生。大概张团长也想要个识字的小老婆，才叫丫鬟念书的。真可恶，你娶你的小老婆，为什么要动员我的女儿上洋学

堂呢？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让我怎么办？后来张团长常指使他的副官刘贵堂来我家传话。刘贵堂有时和秀芳说一二句话，眼睛直勾勾的，不是个好东西。我的女儿，绝对不会嫁给一个当兵的。张团长呀张团长，你要钱要物，我认了，你动员女娃娃们上洋学堂，是怎的了？可恶可憎。

刘有娃想着想着，无可奈何地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世事变了，女儿学坏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！”



三姐妹

秀芳有很要好的两个姐妹。一个是舅舅的女儿天芳，比她小一岁，端庄文静，性格内向。天芳的父亲不准她念书，天芳也认为女人不念书好，做针线要紧。另一个是比秀芳大半岁的申国繁。她是秀芳大姨、天芳大姑的女儿。她性格外向，活泼开朗，大脸盘上一对丹凤眼，说话声音洪亮。国繁自己吵着要上洋学堂，她在学校是好学生，写的一笔好文章。她们三个人年龄相仿，是姑表两姨亲，又在一条街上住着，从小到大经常在一块儿玩。

今天是天芳给秀芳送一个绣花书包来的，正好国繁也在秀芳家，国繁一眼看见绣花书包，抢过去问：“给我的？”天芳急着说：“不是给你的，是给秀芳姐的。”国繁恼怒地说：“秀芳姑舅亲，我这个姑舅不亲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你要的话，我给你再绣一个好了，再说你又不爱花鸟的图样。”

“我不爱花鸟，给我绣个长枪大炮总可以吧？”

“女娃娃家，要个枪呀炮呀，成什么样子？”

“不给绣算了，还说出许多理由来。”国繁真的不高兴了。秀芳见她俩说着说着来气了，过来打圆场说：“好妹子，给她绣一个好了，她要什么花样，就绣什么花样得了。”秀芳接着说：“你忘了，她从小和咱们玩过家家，她就是当爸爸的，现在越发大了，还想打枪打炮的，她从小就要强惯了。”

“再要强，也强不过艾绳功，等她过了门，艾绳功还不打死她。”天芳回敬了一句。艾绳功是国繁她爸爸申老大给国繁定的一门亲事，也是镇川有名的富商之子。艾绳功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。国繁急了，红着脸大声吵着说：“什么他打我，我才不嫁给他呢，我还想打他呢。”

天芳惊讶地说：“姑父把你给了人家，能由着你？”

“当然了，就要由着我，你不信，等着看吧。”国繁转向天芳说：“我舅舅把你给了马鬼蛋了，马鬼蛋父亲又死了，马鬼蛋把土地也卖光了。你弟弟们也反对这门亲事，听说要退亲，这不是一样，你也不想嫁给马鬼蛋么？”

“人家马家还没答应呢。”

“不答应也不嫁给他，看他能怎么样？”

天芳伤感地说：“这是命里注定的，不由人，不要说了。”

天芳转向秀芳说：“你还没说定婆家，你真命好。”

“上门提亲的人多着了，就是我不答应，才没定下来。”

国繁说：“我知道，秀芳爱上了刘副官了。”一句话说的秀芳红了脸，羞答答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……”沉默片刻后，天芳很认真地对国繁说：“国繁姐，你可是有婆家的人了，再不要和你的老师来往了。”

“啊？你说什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是听秀芳说的，你和你们王老师好。那一天，我去小河畔洗衣服，又见你和王老师在一块儿，还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。”

国繁毫不回避地说：“我们是谈正事，王老师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天下大事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我配不上他，我能当他一个好学生就知足了。”

“秀芳！你们三个吃饭了。”秀芳妈的喊声打断了她们的密谈。



马家的兴衰

从宋太宗雍熙二年(985年)到宋神宗元丰四年(1081年)的96年中,西夏和宋朝在抚宁(镇川)罗兀城(石崖底)碎金驿、上下川里经过九次大的战争(小的摩擦不计其数),大都是因贸易引起的。

宋仁宗十八年(1040年),朝廷派大将黄德和领兵两千驻碎金驿戍边屯垦。崖窑沟马家是黄德和手下一员勇士,此人生的人高马大,力大无比,在战场上屡立战功,升为中军统领。皇上封崖窑沟土地山林为马家所有,从此马家聚族而居,繁衍生息。在宋朝时期,马家显赫一时。到了元朝以后,马家因是宋朝遗吏,销声匿迹,以农业为生。因马家是武将之后,祖传家教,崇尚武功,代代都有武功高手。马姓人特别团结,为了保卫家族利益,马家与异姓家族经常有械斗之事发生,且屡屡得胜。因此,在镇川周围各村庄外姓人都惧怕马家。到明朝以后,由安徽迁入镇川的刘家和申家也要避让三分。

崖窑沟村中央有一户人家,分上下两院,两院间有石阶相通,主人马家公年过五旬,为人行侠仗义,怜贫惜弱。祖上留有20亩山地、20亩川地,靠着勤劳耕作,衣食无忧,家里还有存粮。因为他为人正直,说话算数,在镇川还颇有威望。

马家公有两子一女,长子未婚早夭,只留小儿,小名蛋。蛋自小体弱多病。父母疼爱他,生怕有点闪失,断了香火,因而从

小没有让他学农活，他也没有做过体力劳动。在他 12 岁时，父母早早的为他定了一门亲，与白老二成了亲家。天有不测风云，马家公在蛋 15 岁时因病去世。之后姐姐出阁，只留蛋和他母亲过日子。蛋不懂农务，实际也没有体力做农活，只有将土地与别人伙种庄稼。伙种是蛋的土地让别人出劳力耕种，秋后将庄稼收倒后就地三七分成，蛋得三成，由他自己运回家脱粒收藏。虽然收获甚少，但是因土地多，母子二人还能维持生计。

蛋虽然瘦弱多病不能下苦，但是人很机灵，因此大家都叫他“马鬼蛋”。他总是想着怎样不下苦而多得利益。听人说放高利贷比种庄稼有利，于是他将 10 亩川地卖了，得了 216 块大洋。今天马鬼蛋在亨厚德商号隔壁的张开贵饭铺喝酒。一边喝酒一边想，我的 200 多块大洋应该怎样放高利贷，一种是放给跑山客，这些人给的利息虽高，但是不保险，单枪匹马的，如遇到土匪、散兵游勇都有人财俱损的危险；另一种是存入商号，大商号的信誉高，保险系数大，只是利息较低，就是还有几点好处，可以随时取息，也可以支取本金，还可以在商号买东西并且赊欠货款。

马鬼蛋左右为难地思来想去，正在踌躇之时，饭馆门口进来个李满仓。镇川街上的人都知道李满仓是个蹭吃蹭喝的人，他见马鬼蛋独自一人喝酒，紧忙凑上去坐下，不由分说拿起酒壶倒了一杯自饮起来，一边说：“哥！今儿有什么喜事一人喝酒？也不招呼一声，兄弟我分享分享。听说你那 10 亩川地卖了个好价钱，我们应该庆贺庆贺才是。”李满仓接着又说：“哥！你这钱做什么用？是做买卖还是放高利贷。”

“我不会做买卖，我想放贷。不知给谁放好一点？”

“这个还用问吗，隔壁亨厚德商号申战彪掌柜的，人家有本事，能力大，生意做得好，资金雄厚，人缘又好，放在他那里保



证没问题。你睡在家里只管坐等利息，有吃有穿，好不自在。比种庄稼强十万分。”说着他自己又斟了一杯酒下肚。正在兴头上，门口又进来个马来顺，这是他们崖窑沟马家远门老哥，比马鬼蛋大10多岁，是个跑山客。他已知道马鬼蛋卖了10亩川地，现在有钱，正想找马鬼蛋借款，要去三边倒贩皮毛。好容易在张开贵的饭馆找到了马鬼蛋。平时他俩虽是同辈兄弟，但很少来往，马来顺认为马鬼蛋不会做生意，也不会种庄稼，靠着老先人留的土地多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从内心里鄙视他；马鬼蛋则认为马来顺家里土地少，人口多，好年景还能凑合，若遇上灾年就得断粮。马来顺只靠跑三边，用针头线脑换一点皮毛来补贴家用，多年来家境并没有改观。他马来顺也是俗人一个。加上二人年龄相差甚大，又不是亲门近户，他对马来顺不屑一顾。

今天是因为马鬼蛋有了钱了，所以马来顺才急着找马鬼蛋，进门后马来顺很热情的说：“二弟呀！我找你找了半天了，听婶娘说你上街了，我这才找到了你。”马鬼蛋不冷不热的说：“你找我有甚事？”马来顺坐下后，这才看见李满仓正在喝酒，这一看马来顺心里就有点不快了，虽然马鬼蛋是远门兄弟，但是总是马家的人，马鬼蛋居然与李满仓这个混吃混喝的人在一起喝酒。马鬼蛋手头刚刚有了几个钱就请李满仓之流海吃海喝，这样下去还有个好，就是再有钱再有多少土地也不能这样大吃大喝的折腾，特别不能请李满仓这样的人吃喝。马来顺心想一定教训教训这个小弟弟。他瞟了李满仓一眼。马鬼蛋主动的斟了一杯就递给了这位老哥。马来顺说：“我不喝酒，我问你卖了土地钱准备做什么用，如果不做生意就贷给我，我要到三边贩点皮毛。利息是一分二，每月还利息。什么时候要本钱我什么时候给你，我已和婶娘说了，婶娘也同意，咱们回吧。”他拉起马鬼蛋就走。李满仓急着说：“你看你，来顺哥，等咱们喝完酒再走，忙什么呢，

我和蛋哥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”马来顺狠狠地瞪了李满仓一眼，将马鬼蛋拉出了门外。李满仓无奈地看着他俩走了。

马来顺拉着马鬼蛋走出老远才说：“你怎么请李满仓喝酒吃饭，他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？”马鬼蛋说：“我不是请他喝酒，我一个人正喝着，李满仓来了坐下就喝，我不好意思不给他喝，刚喝了两杯你就来了。”

回到马鬼蛋家，马鬼蛋与母亲共同商量，将200块大洋贷给马来顺，每月利息是两元四角，当时小米价是八角一斗米，也就是说可以买三斗小米，这个利息是可观的，每月不仅够娘俩吃，还有点长余，马鬼蛋母子俩自然高兴。母亲认为，儿子卖土地的事情做得很对，首先是她的儿子不用受苦就可以赚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好事。她心疼自己的儿子体弱多病，只要儿子不受苦比什么都好。马鬼蛋更是乐不可支，每天游来逛去，不用受苦就有吃有穿，饭来张口，困了睡觉，好不自在，犹如神仙一般。

马鬼蛋悠闲自在的日子过了8个月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马来顺死了，马来顺用马鬼蛋的资金在三边每月一趟生意，非常顺利，利润可观。按月付给马鬼蛋利息，有两回还给马鬼蛋3块大洋。但是，这一回马来顺在靖边返回的途中遇上土匪杨猴小。土匪将他的货物全部抢走，马来顺没命地追打讨要，最后杨猴小把马来顺杀了，只有他弟跑得快，捡了一条命，回来报信。

这一天大的事情急坏了马鬼蛋母子俩。马鬼蛋母亲急着要去马来顺家要钱，马鬼蛋死死地拉住母亲不放，他哀求的对母亲说：“你不能去要，人家人也死了，钱也没了，能要回来吗？马来顺家里现在比咱更惨，已乱成一团麻了，你能去火上浇油吗？好我的娘啊！我求你了，不能去，千万不能去。”马鬼蛋硬是拉着她母亲不让去。



祸不单行，昨天朱五给马鬼蛋说，白家要退婚。马鬼蛋已经恼恨在心，本想给母亲说明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，现在又碰上了今天这件事，所以暂时埋在心里没有给母亲讲，等过几天母亲情绪好了再讲也不迟。马鬼蛋决定去请教他叔父。他叔父认为：这是个严重的问题。白家、刘家和申家都是姻亲，关系密切。特别是刘有娃与张团长关系不一般，他们勾结起来要退这门亲事，我们是敌不过的，所以必须尽快解决。于是，他们商定了一个办法——抢亲。只要将生米煮成熟饭，他白家也就没办法了。

抢婚

镇川殷沟后沟白家大院，正面靠山的是8孔土窑洞，两面各四间小厢房，前院还有牲畜棚、草房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勤劳人家。

这个大院的主人是白老二。白老二是一个瘦高干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，原来做小本生意，卖点百货，生意全靠妹夫刘有娃支助。白老二为人老实，遵循孔孟之道，就连做生意也是如此，这样当然发不了大财，只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已。三个儿子在私塾里念了几天书。大儿子学了门手艺，已经成家；二儿子继承了他的小生意；三儿子年岁尚小，还在家玩耍。

白老二今晚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想着心事。他想：女儿16岁了，已许配给马家。马家亲家公死后，家道中落。又听人说，马家儿子不务正业，卖了很多土地。前天在街上，他已通过朱五给马家说多退一些财礼，把这门亲事退了。现在是民国了，可以退婚、离婚的。可是遭到马家一口拒绝。只好找妹夫刘有娃想想办法……现在兵荒马乱，生意不好做。窑洞后面的大山又有了一道大裂缝，改了几次水路也无济于事。要新修一座大院谈何容易。如果真的不行了，又要投入借贷，少不了求妹夫刘有娃支助，真是不好开口，人家已经支助的不少了。二儿子已定了亲，也该成全他们了……深更半夜，朦朦胧胧白老二刚睡去。忽然听到远处有狗在叫，又有什么事了？莫不是共产党打来了，也可能是抓壮



丁的来了。接着院里像有人，狗到哪里去了，狗怎么不叫了？听见了，有人说话了：“把所有的门都关上，就在这间窑里。”白老二一翻身就穿裤子，听着“咣咣”两声门被撞开了，进来四五个人，黑灯瞎火的，什么也看不清，白老二本能地喊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来人也不说话，两个黑影向炕边走来，只听见呜的一声，一棒子打在白老二肩上，白老二倒在炕上，老婆、孩子怕的紧缩一团。只听一个人说：“背上快走。”这时有四五个人把女儿和三儿子抢走了，两个孩子怕的直号。不一会儿，人都走光了，只听见远处还有女儿的号叫声和三儿子的叫骂声：“日你妈，不是我。日你妈，不是我。”一道山翻过去了，这伙人才知道多背了一个人，领头的说：“把男的放下，叫他自己回去。”当三儿子天才回来后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大家都在安慰白老二。白老二躺在炕上直喘气，大家议论着叫医生。白老二说：“我不要紧，只是手抬不起来。我的女儿命苦，是我害了她呀！”说着老泪纵横。

第二天，镇川街上人传开了。“马鬼蛋抢亲了”，“马鬼蛋把老丈人打倒了”，“马鬼蛋把小舅子也抢走了”，“马鬼蛋没看出来还真有本事”，“马鬼蛋顶个屁用，还是马鬼蛋叔父人厉害，出的损招”，“人家马家户里人心齐”……

刘有娃早上到店里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二话没说到前街叫上申老大，一同去看妻哥白老二。刘有娃说：“哥呀，我和张团长熟悉，咱们告状，叫他马鬼蛋挨板子坐牢。”申老大说：“你们白家叫上10来个人，我们申家来上10来个人，有娃你叫上10来个人，咱再去抢人。等把人抢回来，再把马鬼蛋痛打一顿，再把他们家的锅盆缸都打烂，让他们马家不得安生。”还有些亲戚朋友随声附和着。白老二摇了摇头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凡做事要占个理字，不论告状、打人，咱们没有理，嫁出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都怨我呀！怨我把女儿许给了人家，咱不能